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此

續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號三四一圖家麥海上

東方書局發行

師生必備

文字指正

謝葦豐著

全書一冊，定價二元五角

我國文學，應用最美，而認識亦最難，非加以深刻之研究，往往錯誤百出，似是而非。本局有鑒於此，特請小學專家編成是書，於辨聲，辨形，辨義，辨詞，分析毫芒，且每字下，加以辨證，例證，一覽便明，學者得此，時時翻閱，不僅下筆無魯魚亥豕之失，兼可收修辭之助焉。

曾文正公批牘卷一

咸豐三年正月，起至八月長沙行轅。

欽命署辦團防查匪事務

安福稟到任日期，並查明地方現在安靜，容俟體察情形，

辦理保甲團練，以靖盜風，由

遠賊必有近鄰，清查戶口，團練保甲，此爲治盜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經書役之手，必須責成紳耆辦理。當切商訪紳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認真舉行一二處行之有效，則他處皆取則矣。快役以獲盜之多寡定功過，亦有流弊。若非實指某處某賊，令其前往擒拿，泛泛海捕，恐有誣辜平民之患，不可不慎。

安化稟報朱起鳳上控一案，現又續獲搶犯謝位政等，隨

後起解，由

據稟已悉，仰卽於日內解到。其謀德聰、譚廷雲二犯，尤須認真緝拿，務獲究辦。此案必應斬決之犯，究以何名爲最要，何名爲次要，仰該縣細心訪查，於原告被告之外，另傳紳耆再三推求，密行稟聞本部堂亦旁詢傳訪，互相研證，以期不枉殺一人，不寬縱一人，想該縣能體我苦衷也。

常甯縣稟復遵辦情形，並飭分給信函各紳士姓名，由紳士如此齊心，則該縣之能得民心而作士氣，已可想見，本

部堂現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鈐用關防。凡紳士可用爲約束鄉族之具，使不肖者不得藉口報稱，藉端以放手辦事。該縣可傳諭各紳耆，令其自來領取。

常甯調導稟請，查數匪盜竊，外吏請通緝，

賊行槍，由

據稟已悉三等匪徒情形洞悉，竊民尾從，本是乞丐之子。從賊利熟，即是不軌之徒，雖其父兄亦有不能約束之勢，而遠出未歸，即父兄亦不知其何往。今概向其父兄追究下落，責問歸期，恐強之所以難，而於事仍無益。惟清查戶口，責成各團團總，各族族長，於冊內記出某戶某人遠出未歸字樣，以便稽查。庶日歸來，得以分別究治。仰該縣學教酌辦。

衡清稟報紳商損貨募勇，應否事竣後准予獎勵，前經

功，一時難以裁撤，仍請留防，由

衡山收縣等縣土匪，既已次第剿滅，道州車頭山何賊，苟茲事，亦已捕治多名。上游四屬一律肅清。該二縣所雇之勇二百名，可於近日全撤，以節糜費。即紳商捐辦之六百名，亦可盡數裁撤。募勇一事，本利少而害多，各匪業已殄滅，即宜趕緊散遣，無久聚留致滋流弊。

湘陰稟報到任日期，由

此時急務莫先於查拿匪人，以安善良。匪人難於訪求，確實不得不聯絡紳耆，藉廣耳目。該縣務宜周諮公正紳耆，縱有偶受

欺蔽之時，而受益處究多也。

稟聽擺坐拏等事，瀏陽武舉劉名顯一案。

各處匪徒經各報訊明正法者甚多。各團紳耆嚴拏匪犯，解送官辦，皆係歷奉聖諭，屢張告示，假其權於本鄉之良民，以佐官吏所不及。紳耆之拏犯，一以保全地方，一以遵奉示諭，不得已也。若已經正法之人，其父兄子弟紛紛坐拏，是以王法為戲事，與官長為仇，此風斷不可長。仰陽縣飭拏劉文喜到案訊辦，仍詳報備查。

新甯稟到任日期，由。

新甯本邊要之區，又匪聚集甚多，若非案案痛懲，時時訪察，則乘閒竊發，實為堪虞。易教諭杜訓導及職員江忠濟皆明練而兼實心任事，團練事宜即可與三人商辦。總以各團嚴立規條，不許容留匪類為要。

永順稟查明卑縣尚無會匪，其前次訪出盜賊痞棍姓名，

分別已未獲辦情形，並遵札認真查拏審辦，由。

辦理盜賊痞棍，井然有條。其未獲各犯，仍仰認真緝拿，無少疎懈。當此有事之秋，奸民狡焉思逞，不隨時懲治，則恐釀成巨案。斷不拘泥常例，稍存姑息，想良有司必有洞達時務之偉識也。

桑植稟遵照剿辦土匪，以靖地方，由。

地方雖已安靜，仍當不時查察。務期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又該縣與酉陽州交界之所，萬山叢薄，極為險峻，難行仰該縣開

一由縣至西路程單，繪一地圖，呈覽以備查核。

嘉禾縣稟現在團練靖匪，由。

現在團練之道，以本處不容留匪人為第一要務。本境既清，然後練丁習藝，以備鄰境之土匪。處處如此，則匪徒自無駐足之區。本部堂現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俾公正紳耆收執，為查拏匪徒之據。仰該縣傳諭紳耆中有實心任事者，來轅具領。

衡山縣稟上控之謝質彬，實係李耀供伊貢獻，是以差傳，並請就近委員審辦，由。

土匪猝起，聚眾至千餘人，鄉民動遭搶劫，實有無可如何之勢。仰該縣細心質訊，如果謝質彬諸人甘心貢獻，資助糧食，則應按律擬辦。若曹李諸犯過境，該民人等實被搶劫，則當恕其可矜之情，寬其不報之咎。該縣訊明之後，趕緊稟覆，暫緩委員查辦。若訪得曹李各逆在鄉搶劫，實多被害之家，竟不必拘傳，亦省株累之法也。該縣酌之。

桂陽州稟團練查辦土匪，實情，貼過奉發告示地方，並分

送諭團紳士名單，由。

現在土匪潛藏，乘閒竊發，在在有之。而郴州一帶，去年從粵寇東下者，實繁有徒。今歲飽掠逃回，又或煽誘無賴，矯矯欲動，故立團之法，總以不許容留匪人為第一要義。仰該牧傳諭紳耆凡有去歲出門，今歲來歸者，各村嚴拏稟究，務絕板株至要。至要，保靖縣稟奉發團練告示，信函，現在遵照辦理，由。

據稟已悉古人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區區文告，何敢遽冀治民之心。惟期賢有司進百姓而親訓迪之，實實惻怛之意達於面貌，則感悅畏服之忱動於肺腑矣。訟事完畢之後，當堂語誠，此時最是感人。今日之民官，可使之立見信從者，惟勤於聽訟，伸理冤抑，則見效甚速。即囑紳耆辦團拏匪，亦須先使信從，然後其言易入。聞該縣平日甚得民心，故復諄諄商論也。

新甯縣稟覆遵辦團練並照刊奉發告示，備貼山

從前辦理較嚴，此三年內遂獲久安。可見今日為治，非火烈不能奏功。該縣肅匪聞至今尚多，仍仰嚴懲曲勸，縱不能救已吃齋之民，挽之使歸於正，亦當防未喫齋之民，戒之使不入於邪。該縣與兩學及本道紳耆，尤當設法力圖此事。至切至切！

宜章縣稟縣差探廣東陽山縣屬之戊王坑地方，有匪徒聚集，親伺邊界，現已會營派撥兵勇扼要嚴行防禦，由

久聞該縣樸實明練，遇事有識。觀此稟呈報賊勢，不涉張皇，籌畫防堵，亦甚妥協。足徵訪問之不謬。現派守備陳遇春、田宗全把總張萬書、外委鄒臨英共帶三廳精兵七百廿人，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因桂東桂陽一帶，有江西股匪入楚滋擾，其情形較宜章更為喫緊。已飭張牧督兵先往桂東桂陽查辦，俟剿捕完畢，再山臨武至該縣堵剿廣匪。又有一札與桂陽王參將會同張牧妥辦一切。如宜章臨武賊勢緊急，則張牧王參將二人分兵堵禦。張牧到桂東時，必能權衡緩急，相機進止。其未到臨宜以前

即責成該縣及積參將，力禦廣匪，無少疏懈。是為至要。

署衡永道兼衡州府稟桂東縣有陰匪竄擾，成害汎官，已飛咨永州鎮調兵應援，由

據稟已悉桂陽亦有稟報，有匪千餘人在集龍熱水毗連江西之古亭豐洲等處，私造鎗礮，欲入桂陽滋擾。等因王參將調永定營兵一百名至桂陽防堵，倘非不知輕重，想督報已到衡矣。頃已派守備陳遇春、守備田宗全把總張萬書、外委鄒明英等帶三廳精兵七百廿人，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前往剿辦。因江西匪徒業入楚境，戕害武井，桂東桂陽尤為喫緊。飭令派員弁等併力先將此股撲滅，然後提兵進南，至臨武宜章一帶，堵剿廣東股匪。又札王參將與張牧會商，若西匪廣匪須同時並禦，則該二人分兵辦堵事宜，相機分合，此聞不為預制。張王二人尚有膽識，此路或可迅就肅清。一切籌辦，都以附聞。

江華縣稟奉到團防告示，并紳士信件，均已分送各鄉，遵照辦理，由

團練二字，宜分看。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製械選丁，請師造械，為費較多。永衡各屬從廣匪東去者甚多，現在中途逃回本籍，難保其不再為匪。練法縱可不精，團規斷不可不講。仰該縣聯絡紳耆，細心辦理。

巴陵縣稟卑縣拏獲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業已先後訊明正法，由

李繼土匪至七十一名之多，實堪嘉尚！現聞岳州青小敘述，幾有道不拾遺之風，可見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時之良劑也！更期堅執不懈，訟棍痞匪，一例嚴辦，尤可日臻上理。

龍山縣稟遵奉諭，稽查土匪由。

凡匪徒構訟，務須隨時懲治。地痞訟棍，與著名之土匪氣類相合。嚴辦數人，青小自然斂迹，幸勿稍存姑息也。

宜章縣稟報探明廣東陽山縣屬匪徒，竄至浦塘地方，經連州官兵剿捕，現竄泉屯聚滋擾。卑縣仍督率弁兵壯勇，在於交界要隘嚴行堵禦由。

現在難派有經驗精兵前往，惟業經飭令先剿桂東桂陽之江匪，後堵宜章臨武之廣匪，急切尚不能到。宜仰該縣督率兵勇，嚴密防禦，如有警急，一面通稟，一面函告帶兵官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分別緩急，相機辦理。積參將勇敢明練，本部堂早有所聞，該縣布置周妥，不涉張皇，亦於兩稟具見平日之能得民心，不特宜章恃二人以固吾圉，即臨武一路，亦冀該將該縣細心籌畫，無分畛域。至要至要。

衡永道稟郴州桂東縣稟報，被匪情形，甚為危急。轉請迅即發兵援救，以全地方由。

昨已派前廣西知州張牧，統帶三廳精兵七百餘人，前往剿辦。茲准來稟，又加派夏署道添帶兵勇，即日前去督剿。恪守隘為名，先期出城，此最為近來惡習。玉參將統兵二百，應足以資堵禦。

都桂匪徒亦極多，俟張牧與玉參將會晤後，梅牧即宜速還本任，與甯縣稟雇募壯勇，堵截桂東賊匪由。

堵截要隘，須聯絡本邑紳耆，情形較熟，又須令紳耆廣覓的實探卒，時時報明大營，并稟省垣，以期息息相通，是為至要。

鳳凰廳稟卑縣遵辦團練緝捕由。

據稟詳悉，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製械造旗，為費頗多，故鄉民不肯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開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多，庶幾有益而易行。來稟所稱募勇，無事緝捕，有事堵剿，即城廂宜練之說，但不宜太多，恐經費無出，轉難持久。惟賢有司酌裁焉。

永州府稟奉督札，飭肇東安宿棍唐國華，業已先期誘獲，現發零陵羈收，飭令東安召告，容俟差旋，提審錄供，稟辦由。

去此一毒，則東安無復生變之患。凡巨案既成，屢年干戈而不能靖者，其初則一力士縛而有餘，此類既除，東安士民積憤為之一舒也。第久羈獄中，仍恐其徒黨生心，致滋意外之虞。仰即嚴刑審訊，一面正法，一面齎送供招，不必拘守常例，是為至要。

永州府新出縣訓導李傳敏，首先率獲道州謀逆首犯何賤荷，現已獲解到府，嚴行收禁由。

何賤荷就獲甚快，人心訊明後，一面齎呈供招，一面正法梟

示不必再行解省。昨未陽舉獲尹安恆，批令解省，途次扭斷鎖鑰，大呼朋類，幾乎誤事。旋在途自斃，到省覈屍。此等元惡，畏途恐有不測，不如就地正法爲要。近日該府獲唐華國，何賡苟，未陽獲尹安恆，永興獲劉大統，劉高明，皆極要之犯，暗中消弭幾巨案。李敦諭博學能文，本部堂夙所聞知。又能擒拿劇賊，益徵有用之才，候會商請獎。

永興縣東桂東土匪潛由鄱縣安仁小徑竄入阜境之十九都三河洲獅子寨屯札由。

據稟已悉桂東范令來稟，則稱賊分二股回竄：一竄上游龍形，一竄龍泉大汾墟。該縣所稱獅子寨之匪，不知即係江匪分股來竄，抑係吾楚有另起匪徒，仰更查明稟復。紳士劉茂庭之子劉紹堂，本部堂正欲保奏，茲又有此事，該貢生父子正可大爲効力。其劉長松、李變南、陳步元，亦可傳諭令其努力殺賊，不惜從優獎敘，並令多雇偵卒，一面探聽賊情，一面迎接大兵，隨地嚮導。是爲至要。

前廣西知州張桂陽參將王稟奉委督帶兵勇，同剿江廣賊匪，由。

據稟已悉該匪竄同大汾墟驚形墟等處，應即無分畛域，追過江右境界，直抵賊巢，掃穴擒渠，斷不可稍存畏難之見。中道而返，致江匪或留餘孽，又成不了之局。又聞永興有土匪竄擾十九都之獅子寨，已飭夏道督帶湘勇，在彼剿辦。該牧等但將大汾驚

形之匪盡數撲滅，不必兼顧永興之匪。此間遙擬如此，倘有不便，仍由該牧等酌量時宜，相機進止，此間亦不掣制也。

攸縣稟暫留郭令幫辦保甲團練，由。

郭令既爲士民愛戴，應允其暫留該縣幫辦團練，以期該縣聯絡。該縣北鄉天都有陳湖春控張仕湖一案，郭令現在離任，各鄉皆可周旋，父老兒童皆可聚談。仰即傳知該令，前往天都地方，細訪陳湖春一案始終本末，究竟如何密行稟覆，以憑核辦。無得漏洩風聲，亦不可稍有含糊，是爲至要。

常德府稟卑府親歷各縣巡查情形，並現辦緝匪各事宜，由。

民所以不樂從團練之說者，以其斂費或多，恐經手者有侵牟之弊，徒傷財而乏實效耳。但用其人，不費其財，則貧富皆樂於從事，可期漸收實效。

永興縣稟探得未陽地方廠下大河灘等處，土匪聚衆滋事，由。

現經派委教諭劉長佑，守備李輔朝，生員王鑫等督帶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進剿。仰該縣協同兜捕，並探明賊首蹤跡，擒兵途徑。一面遣人至未陽清泉一帶，迎導大兵，一面飛稟省城，又給永興武舉陳步元，貢生劉茂廷，各札一道，即行飭差送往，令其出力堵截，以期迅速撲滅。

衡山縣稟現有土匪勾結滋事，請趕調官兵剿辦，由。

前派楚勇湘勇共八百人，往常甯嘉禾剿辦土匪。頃聞甯甯事已解散，兵勇即可撤回。已於初五日，由六百里札飭教諭劉長佑、生員王壽管帶湘勇楚勇馳往衡山，迅速剿辦。該教諭等由常甯嘉禾一帶折回，不過四五日即可直抵衡山，無難即時撲滅。該縣惟當派親信丁役偵探的確，賊首果在何處，進兵應由何路一一探明。一面遣人至衡州一帶，迎接大兵，一面飛稟省城。其該處鄉團有公正紳耆，亦由該州設法聯絡，令其多覓眼線，無令首犯逃竄，是爲至要。

衡山縣稟會營親往四鄉，查拏土匪情形，由：

前稟云：『初二酉刻探得賊在霞流站地方。』此云：『初三早又探得在霞流站。』該縣會營親往，即應徑至霞流站迎剿。若不能迎剿，即應固守縣城，慎無往四鄉無賊處，反令城內人驚惶也。

衡陽清泉稟衡山縣之道字號，有土匪滋事，由：

劉長佑所帶之楚勇五百名，須全數同至衡山進剿，斷不可留三百在衡郡防守。蓋土匪初起，即宜以全力撲之。若兵力一分，難期一鼓成擒，反非善策。該二縣接此批，立即傳諭劉長佑，令其全赴衡山迅速剿辦，不可稍有遷延。至切至要，外與劉長佑書信，若已前往衡山，即專人送往。

衡山縣稟請趕緊加調重兵來縣剿匪，由：

據衡陽二縣來稟，於楚勇湘勇八百人中，以五百赴衡山剿

賊，以三百留守郡城等語。頃已批週令其全數來衡山進剿，不可留一人在郡。由六百里諭知該帶兵委員矣。土匪初起，有八百精兵，足資剿辦。楚勇乃百戰勝兵，想可迅速撲滅。如果更有蔓延，本部堂即統帶兵勇親往進剿。該縣惟當多覓眼線，探明賊巢所在，匪徒實在人數若干，飛稟省城，慎勿稍涉張皇，致使人心搖動，是爲至要。

教諭劉長佑稟：帶勇折回衡山，剿捕土匪，由：

初六日申刻，接衡陽二縣來稟，請以湘勇三百、楚勇二百，往衡山剿賊，留楚勇三百在郡城防守等語。即於戌刻批回，令其全數八百人同赴衡山，無留一人在郡。並有書信與該教諭，令迅至衡山追剿。由衡陽二縣轉交，想近日即可接到矣。茲於初七辰刻，接該教諭來稟，業已全往衡山，甚合機宜。深堪嘉尚。湘勇未經戰陣，宜令楚勇當先，昨信亦已慮及此。層土匪初起，究屬烏合之衆，不難於攻剿得手，而難於擊獲首犯。總須細探該犯姓名、巢穴，及起事之由。擒賊擒王，則一戰可以成功，不致逃竄紛紛，又成不了之局也。

衡陽清泉稟衡山土匪滋事，請速發大兵防剿，由：

王龔所帶之勇三百名，須令其與教諭劉長佑所帶之勇，同往進剿，乃能得手。不可分而爲二，愈形單薄。其何處要隘宜堵，何處宜設伏，均由劉長佑調度。該二縣不得自行調留，以期事權歸一。至於添兵之說，據稟府城尙存兵丁一百名，又經募勇八百名，

足資防衛，暫可毋庸派往。

衡山縣稟現在探賊蹤，由：

同日又據稟，教諭劉長佑等官帶楚勇湘勇已到吳集。又據稟，楚湘各勇於初六日午刻與賊交戰，斬首數十級，殺斃數百名，生擒數十名，投河淹死者不計其數。等語。土匪烏合之衆，經此次大挫後，無難立時撲滅。惟首逆唐姓、李躍等未獲，急應聯絡地方公正紳耆，多覓眼線，以期擒獲渠魁，庶不致別滋事端。又成不了之局。教諭劉長佑人極精細，慎重有謀，著該縣傳諭該員，令其細探首逆所在，或用間，或懸賞，總期用計擒獲，無以戰勝賊潰，遂以爲功。成奏凱也。

寶慶府稟防堵出力員弁紳民，據實開呈，懇賜察核保奏，由：

賊之由長沙北竄，自稱回撲寶慶，不過聲東擊西，狡賊慣技，防守尚易爲力。惟口粵匪竄出之時，西寶東永抵瑕而入。卒之由永州東路下竄寶慶，各境得以安全無恙。則該守督同官紳防禦之功，自不可掩。俟與地方大府籌商核辦，冊底存。

教諭劉長佑稟初六日帶勇追勦土匪，打仗獲勝，由：

分三股進，一抄賊後，一趕向賊前，一徑上嶺卒收抄後一股之功，可見奇正互用，兵家一定之法。該教諭調度有方，而稟報無一浮套語，可見篤實人做事，無一處不踏實也。得此一勝，無難迎刃而解。仍希嚴飭兵勇，無稍矜驕，帶兵各員亦皆加倍慎重。約束

兵勇不許妄取民間一紳一毛，再三申諭。其受傷之勇四名，卽好爲調養，無令受風陣亡。湘勇一名，先給大錢四十千，俟卽其家，令同隊兵勇領去。如查明例應增添，再行補給。仍令買備棺木，好爲安置，以慰殺魂。

湘鄉縣稟衡山土匪滋事，生員謝邦翰等帶勇前往堵勦，由：

防堵迅速，足徵平日訓練有常，任用得人，故臨時措置裕如，現聞賊匪竄往衡山之東南一帶，在茶攸交界地方。湘鄉堵勦，卽可少弛。

衡永道稟查辦土匪滋事，將次安靜，由：

據稟委曲周詳，不啻晤語。衡山募勇千六百名，詳論裁撤，想次第撤散矣。衡清二縣前有稟來請添兵勇，本部堂業經批駁，另單冒竄至草市地方，請飭茶攸上緊堵勦等語。現在張榮組尙帶勇二百在茶陵查辦土匪，卽當札飭令其加意防堵，以期四面兜截，淨絕根株。

華容縣稟地方安堵，加緊巡防查緝，由：

巡防嚴密，有備無患。該縣自蒞任華容以來，盡心民事，晝夜不輟，清風兩袖，萬民愛戴。本部堂回籍以來，卽有所聞。觀兩次稟詞，皆腳踏實地，無浮夸語，可見才無定域，誠至而才自擴也。

前廣西知州張牧——署茶陵州會稟遵奉札會同查辦茶邑土匪，聞開安仁會匪滋事，立即督率弁兵馳往

勦賊並生擒首從各犯，奪獲旗幟馬匹器械，及搜出逆詞等件，現在地方安靜，先行稟報由。

得此一戰，衡山安仁茶攸一帶，庶可漸就肅清。初六吳集之戰，十四日簡峽山之戰，此二役者，想不逞之徒，亦可震懾而稍戢其逆志。清涉小淵，出其不意，得手全在於此。所有生擒之要犯羅興等，審明後即行正法，不必解省，以省解費。大黃旗幟，同環逆詩等件，仍解省一觀看。

益陽縣稟覆陳佑武綽號陳晚聖，素行不法，並乘機兇搶，現經憲法處治由。

陳佑武既係素行不法，又經擒拒拒捕，立斃杖下，自足大快人心。惟前批有先行稟覆，再行嚴辦二語，即應稟覆後，再行處死。茲先處死，而後稟覆，稍嫌與批不符。際此頑弛縱奸之候，急於懲治，尚不失為賢者之行。本部堂不以其後稟而加斥也。陳世楷仍須嚴拘究辦，已革武生王傳高、姚化純，即當提轅審明，立行正法。祁陽縣稟遵奉札飭，會同紳耆團練由。

聞該令在祁陽甚得士民之心，稟中「殫竭精誠，力圖整頓」二語，能如是，天下何事不濟哉！大抵此時求大有益於民，勢必不能但求力去害民之人，俾良民得以安生，則利即在是矣。欲去害民之人，必須訪求真確，以一方之藥治一方之病，非誠心密察不能也。該縣尚與紳耆細體其意行之。

甯鄉縣稟奉發告示，業經遵照刊刷發貼，由。

現在辦理團練，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製旗幟，造器械，請教師，養丁壯，為費較多。團則合志齊心，以一方之正人治一方之匪類，雖不能大為利益，而匪類淨則地方肅清，而人得安生矣。本部堂嘗囑告示，尚是文告之常，無關實政。仰該縣將此意時與紳耆告誡，務須去匪而不擾民，則善矣。

新田縣稟復頒發團防告示，函諭紳耆，由。

除惡之法，總須訪查明確，既確，則斃杖下，不過一二案。則法立而民知威矣。不可草率，尤不可留獄也。聞該縣辦事認真，故特以是告之。

張慎之稟：

叔搶之風，固宜痛懲，而誣良為匪，尤可痛恨。此稟「分別誣誣母令仇噬差擾」等語，極為切要。仰長沙縣嚴飭差役，嗣後各搶案，若非事主及團衆指控要犯，不得妄行擒拏，以杜驚擾，而靖閭閻。

零陵縣稟奉發團練告示，及致各紳士信函，分別發貼送交卑縣地方，現無匪徒拜盟結會，仍當隨時訪查，認真擊辦，由。

現在辦理之法，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需錢較多，恐經手不得其人，不免擾民。團則齊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辦一方之匪徒。匪類去盡，則善良安生，乃所以為團也。稟中稍有犯必懲，不敢稍存畏難苟安之心，慰甚望甚。今

日疲敝瘡痍之民，吾輩居官，勢不能別有撫摩嘆咻之術。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無案不確，則造福於羣民多矣。聞該縣平日實心愛民，故暢言之。

衡山縣稟卑縣差役羅吉等，並地痞張紹，一現已提案管押由。

此案前已札交劉教諭就近查辦。免其解送省轅，頃據該教諭來稟，已面商該縣矣。即行交出，傳諭劉委員嚴行審訊，不得因其堅不吐供，稍事寬縱。審明後，立即正法，梟首新牆地方，以懲惡而安良善。

龍陽縣稟遵札督飭紳士籌辦團練情形，由。

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境內容留匪類，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壯，請教師，製器械，造旗幟，費較多，恐捐貲不易，民不樂從。再三斟酌，以為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該縣稟內稱團丁以年壯有力充之，似宜妥商，並不設立團丁名目，亦息民之道也。又稟內稱十月赴案呈報一次，亦是虛文。團內稽察匪類，本鄉民自爲之事，若一一報官，則事事與書差爲緣，不免擾累地方。其肯呈報者，必勾通胥役，出入公庭，譌詐生事之徒。若公正謹厚者，必以呈報爲苦。二者該縣其細心酌而去之。

甯鄉縣孫義甫稟

本部堂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即保甲之法。一鄉互相

稽查，不許容留匪人而已矣。練則養丁，製械，請教師，用費較多，往往因逼勒捐貲，激成事端，大傷和氣，是因團而致大不團也。此案張義方等因孫義甫團費未經交出，輒將練勇數十人，除夕前往孫家坐排逼索，殊屬不合。義甫家竟持強拘留，反勒取錢九千，情同勒贖，亦屬刁悍。仰甯鄉縣即將在押之孫家三人，詞證周加元、熊朝炳二人一併釋放。其應出之團費五十一千，除已交三十四千五百文，下欠十六千五百，即勒交出，以餉團而息事。仍仰該縣分別飭勒，造行稟覆，是爲至要。

郴州稟督同紳士辦理團練，搜查土匪。現在地方安靜，謹將各紳士姓名開具清摺，呈覽查核，由。

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團即保甲之法。一鄉互相稽查，不許容留匪人，不勞民，不傷財，是團之益也。練則製器械，養丁請師，爲費較多，捐集不易，不得其人，勢輒擾民。該州紳耆如陳育二家，本部堂素知其公正可恃。此外尙多端人，仰該州與紳士細心講求，務期城廂鄉里聯爲一氣，有除暴之益，而無擾民之弊，則善矣。

衡永郴桂道稟覆現在查辦土匪，由。

據稟已悉。惟現在奉旨著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帶親信練兵，前赴大營，其楚勇自應即遣往湖北，由江臬司統帶東下追剿。昨已飛札令劉教諭帶勇回省矣。陶臬司現帶兵三六百人前往茶陵攸安鄧一路搜剿土匪，可期得力。飭即與之會商一切，以期

盡絕根株，一律肅清。

留辦軍務張牧

茶陵州貴令，稟遵札委，會同查辦金蘭會匪，先後擊獲各犯正法，開摺稟請察核，由

四種人犯，羅華捆縛前州土娼，勾引西匪，尤爲可惡，其逆詞回文詩句，亦可見蓄謀已久，非倉卒所辦。此次勦辦一役，而四案凶犯並就殲滅，實爲快心。其前札所謂楊林草市一帶土匪，亦即此醜類，業已勦辦，不必再往矣。惟據永州鎮咨道州又有土匪滋事，現在陶臬司前往查辦。該前廣西知州張牧，應即折回至攸縣一帶，隨同陶臬司南去，相機進剿，不必遽行回省。

留辦軍務張牧奉委查辦醴陵攸縣茶陵土匪事竣，所有隨同出力之千總熊興柏等，可否奏請獎勵，由

所敍醴陵攸縣茶陵安仁各路之案，應歷如繪，著千總熊興柏把總張萬書庠生陳宏之功，自不可掩。而該牧之相機調度，六轉在手，尤見確有把握，即當函商署督，面商署撫，奏請獎勵。

補用府張稟報續訊從逆匪徒三十六名，業已正法，由

安仁之犯十八名，仰即處決，酌解首級至安仁臬示。其二十餘名訊明，並無從逆不法情事者，即可保釋，不必拘繫。定讞了結，連行回省，自是不易之理。聞此次衡山縣募勇之費，供億之煩，極爲苦累。該委員等早歸一日，則該縣早清靜一日也。前札交唐萬明一案，若人犯不能速行拘齊，即可無庸查辦。轉飭衡山縣，令其從容擊犯，待本部堂四月駐紮衡郡時，再行提訊究辦。

平江縣稟：查探湖北通城土匪滋事情形，及辦理堵防，由改裝易服，查探明確，遇事既不張皇，兩路防守各官皆駐小路，尤見布置有方。現已派朱協裕督帶兵五百前往防堵，益足以資守禦。該縣惟當多募偵卒，時常至通城探實，不時稟報，以慰懸

安化縣稟：縣民朱起鳳上控譚德聰等，督匪抄燒炕斃一案，業已獲犯多名，因供未審定，致未詳報。容俟勒擊未

獲各犯到案，提同現犯，另文解審，由

據稟已悉，仰即將現獲各犯，會派幹役，押解行轅，以憑嚴訊。沿途加倍小心，無令稍有疎虞。其未獲各犯，仰該縣明查暗訪，擇其尤爲是緊者，指拏數人，並現獲之犯，須拏三十餘人，一併解轅，以憑歸案審辦。其隨從各犯，不關緊要者，即行開釋，無庸概拏。恐差役在鄉滋擾，激成事端。本高堂另有告示，曉諭該處公正紳耆及譚氏族內正人，令其將要犯捆縛送縣，免致驚惶情疑，致生聚衆拒捕之患。本部堂辦理重大案件，但於各犯正法後，開單彙奏，並不將供招隨時咨部，亦不將各州縣隨案附參。刪一切之繁文，假州縣以便宜，以期無案不破，無犯不懲。該縣惟當至設法力，擊要犯，慎勿存迴護規避之心，勿存化小爲大之見，是爲至要。若再不認真，負我諄諄至意，則當從嚴參辦，亦不能稍事寬容也。

南鄉舉人張銳等稟

據稟孫南甫收各戶團費數十串，尚未交出，又續傷練勇身

體勒書字約，又勒贖錢票，尙未繳消。如果屬實，兇橫殊出情理之外。仰甯鄉縣差拘孫華甫、孫又一、孫繩祖到案嚴訊。其前經緝押之五人，如未釋放，一並質訊。抑強安團，務得其平。如再抗不到案，即據實連稟本部堂親行拘提究辦。

瀏陽縣周泰初稟

昨據晏永森具控周泰初清產等情，批令長沙府提訊。茲據該生稟稱：查產未與其事，備陳此案本末，尙屬秉公辦理，無庸提訊。晏永森一犯，是否危詞聳聽，仰長沙府再行研鞫，務得確供。至逆產一節，除首犯數人外，不必多爲查封。晏奉密既經該紳等稟府開釋，似不得因其子波累，沒其家產。現在征義堂一案將次完結，仰長沙府將各逆產再行悉心經理，出示刊碑，共見共聞，免致紳士交涉嫌疑，以期永杜物議。

武陵稟請飭禁回兵逗留生事

據稟已悉：資成帶兵官約束，頒發告示，及飭沿途州縣嚴拿通案，俱屬可行。惟收繳軍器一層，礙難獨定新章。現在長沙並無調來之外弁兵，下游亦無回兵渡湖而南者。俟有兵旋時，再行妥商嚴辦。

平江稟探聞湖北通城土匪有聚衆圍城之說，請兵堵剿，由

初八日圍城抗拒官兵之說，斷不可信。凡賊匪開仗，未有約定期日，此皆無知浪傳之詞耳。既有初八之說，該縣即不應初九

發稟，待至初十早則得初八果否來城之信矣。凡探聽賊情，須擇稍有膽者，直逼賊地方，乃許稟報。前初五日，已遣江忠濟帶勇五百由平入通。十三日又遣朱協帶兵五百前往協辦。該縣惟當多覓偵卒，探明各情，時時報知朱協，並報省城，是爲至要。

未陽學史勸諭團練，未便擅專，懇賜德教

清水鋪煤翁夫役數百人，劫搶拊捕一案，尙未據該縣稟到。此等夫役，若概行誅戮，未免過當，且恐激成事端。若優容不問，又恐釀久生變。仰該教諭與該縣唐令熟籌妥商，傳各翁主，令其仍舊開挖。下游河路通暢，儘可運售。夫役有不法者，責成翁主嚴加約束。其公然搶劫者，以土匪論人，少則處以極刑，人多則發兵圍剿。先期告示曉諭，但論其果搶劫與否，不論其是夫役與否，勿以其爲夫役概目之，以匪也。唐令精細明練，必能於衆夫役中分別良莠，設法妥辦。該教諭惟當聯絡紳耆，探明翁主之賢否，藉以究悉夫役之良莠，與該州協同查晰，仍仰傳知該縣，即日稟覆，是爲至要。

龍陽縣稟：遵奉憲批，傳諭紳士，實力辦團，稽查匪類情形，由

所以不敢力言練者，恐其擾民也。苟不擾民，則能練豈不甚好？辦理不善，雖專清戶口，編造牌冊，而民已覺其煩。辦理妥善，則既清戶口，又選丁壯，又教武藝，又製器械，而民不以爲苦。有治人無治法，是在賢有司之善設方術耳。於該縣有厚望焉。

平江縣稟通城賊勢猖獗，請飭前委帶兵文武，星速督兵來縣，以便會同堵剿。由

朱協裕倅已於十三日帶兵五百人前往。十四日接江臬台告警稟報，十五日早又命即選教諭劉長佑，守備李輔朝，營帶楚勇五百，星夜前赴通城應援。想日內已經過該縣矣。其朱協裕所帶之兵，亦有札令其徑抵通城，直向賊巢，不必株守平境。但事防堵禦賊者，必於門外擊通城之巢穴，即所以保平江之藩籬也。聞該縣前練壯勇，督率鄉團，甚為認真。務期時時發探至江臬台營內，與之聯絡聲息。專丁告省，緝悉畢陳，是為至要。

新化縣稟遵諭督辦團練並嚴拏土匪，由

本部堂辦理土匪痞棍，亦不能向鄉間無故海捕。但有訟事到案，或擄劫重情，即立予嚴辦，決不稍寬。該縣惟宜勤於結案，遇痞匪則立斃杖下，不過數案，則宵小斂戢矣。

甯鄉縣稟奉頒發團練告示，業經遵照發貼曉諭，信函亦經分給各紳士具領，益加勉勵查辦。由

兵役恐妄拏無辜，轉滋騷擾，不若紳士查拏，較兵役更為可靠。此為目前辦土匪者，必不可易之論。飭紳士協擊論單，勸土匪改惡告示，詳明痛切，大似王文成、呂司寇二公文告。近時那得有此安得如終驢數十人，布滿天下賊，何足平哉。其所用之紳士，究以何人為首選？必有清臺蓋公相助為理。前所致代發之紳耆，信五十封，即仰開單送報，就五十人中擇其就為可倚者附稟來告。

是為至要。此外，文告並仰鈔呈，不特為他州縣之法，本部堂當取則焉。

沅州協朱——同知直隸州裕稟報：會帶兵勇行抵平江

日期及海札籌辦情形，並恭呈圖說。由

平江鄉勇得力，團防可靠，固宜帶兵前進。即鄉團不甚可恃，亦可直破賊巢，以剿為堵。軍中情形，且夕不同。若該匪尚在何萬墩負隅抗拒，抑或被他窺仰，即相機設略，總以與江臬台聲息相通，首尾互應為要。

平江稟請飭令續派楚勇星速來縣，即由小坳一帶赴通會勦。由

屢次稟報，備陳小坳一帶為禦賊尤要之路。兩次繪圖，請飭兵勇由此路進逼，以剿為堵。具見該縣胸有成竹，迫切精到，惟恐有失，洵堪嘉尚。惟續派楚勇於十五日前行，兼程前進，計十八日抵平江矣。不知該縣與帶楚勇之劉教諭面商，果勸之東出小坳否？二十日又派勇解火藥鉛子等，前赴北臬大營。該縣亦當籌度宜由何路，乃免疎虞。派差赴解，以昭慎重。因來稟言路徑及此。

靖州稟現辦團練情形。由

歷敘四等辦法，具見經畫慎密。王訓導樸誠明練，與該牧協恭共濟，宜其周詳若是。靖州在本省西南一隅，向為會匪卵育之區。本部堂擬於秋間駐紮實慶數月，搜捕洪江一帶土匪，得該牧相助為理，尤可首尾互應，呼吸畢通，不虞伏莽之竊發矣。

平江縣稟：先後雇勇五百名，及李文蔚自行捐雇六十名，分守隘口，繪圖稟呈由。

大界各勇，盡行撤歸小界，扼要堵禦，控斷徑路，布置均極妥善。均用本縣紳士管帶，尤見平日能得士心。現在通城兩股土匪，及崇陽一股，均經江臬司於十六、十七兩戰剿平，地方一律肅清。江臬司已於廿一日起行赴鄂，留江忠濟剿長佑二人，在追搜捕餘匪。該縣當勇各紳，於防禦之餘，仍購線往平通兩界緝拏各匪。其首逆羅某，何田俊，不知該臬司已懸賞購拏否？若無賞格，該縣即可出示賞格，俾兩縣士民皆可緝獻，以期速就弋獲。

郴州稟：鄰境土匪未盡，與所屬永興地方緊要，必須練勇巡防，未便全撤。並懇飭發銀兩，以資濟用，由。

永興所募各勇，亦係實在情形。惟鄉勇不難於招募，而難於訓練。鄉勇居民，怯於抽丁，憚於戰鬪。故良民有職業者，皆不肯應募。其應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無事則坐領工食，有事則聞風潰散。一有征戰，見賊則怯退，擾民則勇往。在官既久，惡差與驕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詭詐，習慣成風。故鄉勇利少而害多，有識者所共知也。苟不得已，稍為招募，以資彈壓，亦宜在一二百名以內，尤宜時時訓練，未收其利，亦且先去其害。練則武藝稍熟，不使見賊奔潰，訓則去詭詐之風，懲騷擾之習，不可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現在募勇，自辰至申，無刻不練。親與訓練，有擾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改積習之萬一。夏間移駐衡州，與郴州聲息較近，該州

縣有警，剿辦可速至也。發銀一節，已飭局核議。與甯縣稟：查勘封禁墳頭墳地，私開銀鑛，由。

郴州匪徒聚眾開鑛，既有掘墳砍樹，挖田搗糶，私設刑具，掛虎牌等情事，自應嚴行封禁。惟鑛匪多係強橫兇悍，恐不足以資難保，不復行糾衆，意圖抗拒。該縣督率團練鄉勇，恐尚不足以資剿辦。現派前廣西知州張牧，在桂東剿捕江匪。俟剿畢後，仍留張牧在郴州桂一帶，搜緝各處匪徒。仰該縣將此稟並批，移知張牧遵照。如鑛匪須用兵剿辦，即仰張牧查明搜緝，仍一面稟聞，不必再俟札飭，便宜行事可也。

宜章營參將積稟：永興縣屬獅子寨等處，匪徒現仍屯聚該處，肆行搶劫。飛飭由桂東撤回弁兵，馳赴永興會籌剿辦，由。

前調赴桂東之兵，既由該州牧特參將具移撤回，即飭馳赴獅子寨剿除土匪，自是正辦。聞該參將平日訓練有方，能得士心，仰即督飭備弁，刻期搜捕，不留餘孽，是為至要。

興甯縣稟：桂東沙田匪徒竄入縣境，業已剿散，並擊獲多名正法，由。

桂東匪徒分股鍾王仔，潛出該縣上蓮地方，欲殺大兵後路，前後夾攻。經該縣督同把總、外委、帶領紳士團勇，兩路兜剿，轟斃騎馬二賊，傷斃賊匪數十名，辦理尙屬妥善。惟查竄入桂東城垣之江匪，業於初二日竄回上游龍泉矣。何以約同夾攻之鍾王仔

等初七尚未上連此股土匪分股恐非江匪或係另起新衆仰查明稟復獅子寨之匪頃聞業經撲滅桂陽之集龍熱水關亦無匪蹤該縣毋庸撥兵惟督飭團練搜查餘匪不可鬆懈

桂陽縣稟探報桂東克復城池大股賊匪逃往鸞形墟並卑縣會同營員督率兵勇勦洗股匪殆盡生擒三十六名大獲全勝由

三十日魚王村之戰經巡檢把總督同紳士黃鼎等奮擊初二日藍洞之戰又經守備千總督同兩路紳士邵廷楨黃鼎等奮擊可見團練壯勇未嘗不得力在地方官善用之耳生擒各犯訊明後一面後齎送供招一面正法該縣聯絡官紳撲滅股匪辦理迅速深堪嘉尚

署鹽法衡水道稟會商將永興縣擊獲解衡土匪劉大統劉高明馬從彪三犯先行訊供正法由

前於永興擊獲三犯案內批令即日正法並令將批錄送衡水道遵照不知何以尚未送到此等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斬刈惟恐不速尙何拘文牽義之有

前廣西知州張牧桂陽營王參將會稟奉委會勦剿東之江廣賊匪於十一日統帶備弁兵勇直搗上游鸞形山迅用火攻焚燒賊巢六十餘間燒斃匪徒二三百人，生擒九人立即正法並現擬焚桃坪洪楊梅壩江桂分界各要隘嚴密防堵以待相機進剿由

焚燒賊巢足快人心軍機一日數變想夏道到後近又另有番布置也該匪尙據龍泉左安一帶且有戕害二官之事自應不分畛域無論江境是否來兵會剿我兵總宜犂穴擒渠淨絕根株惟不可輕進固守吾邊伺隙而進第一在哨探勤確耳目玉參將僅有兵丁三十名太覺單薄不能出隊如必須兩路進兵則張牧所帶之三驍兵酌量分與玉參將管帶若不須兩路抄進則玉參將仍回桂陽辦理本營防堵事宜其出境攻勦江匪專責成張牧一人仰該二員和衷熟商相機辦理

攸縣稟辦理保甲團練情形由

據稟甚屬詳晰棚民一項較之攸縣土著之民差爲強悍不知所謂棚總者亦能如土著牌甲之純良否仰該縣隨時查察若非其人而加以總之名是授以武斷之柄亦不可不防也團練之法甚爲核實不多斂錢則人人樂從亦可經久不懈其功牌匾額俟稟到隨時賞給

永興稟桂東竄入匪徒復由獅子寨竄至永安交界之團坊上棉花壩山坳內業經親率弁兵紳勇攻剿已將首要各犯擒獲並將全夥一鼓殲除現仍分勇進剿懇請飭司迅賜寬發銀兩下縣支應由

據稟極爲欣慰前因戴正洗石全安郭用和等犯未獲深恐其竄入安攸一帶此次三路密布將三首犯及大夥全行殲除又將前在衡山首逆曹猷擒獲此後漸無遺孽矣該縣善用紳耆想

見素得民心其前後二戰亦俱得奇正互用之法口糧短缺可見稟夏道仍飭局籌發

湘陰稟邊札設立下游水路偵探賊警隨時稟報並懇飭巴陵縣派撥渡船在於新牆三眼橋河岸守待接渡軍報以免稽延由

前因該縣辦理防堵諸事紛煩故以投遞探稟事件責成署典史事之賴巡檢頃因該巡檢已回新市張典史驗看回任已令長沙縣莊令傳諭該典史經理短探事件矣本部堂設有水探小船四隻以二隻探至湘陰止責成該典史為坐探以二隻探至靖江止另派一人為坐探該縣又雇備船隻祇在營田土星港下游梭探則水路可期無失矣至於陸路即於該縣專差健役肅省不過四役可以循環遞送新牆三眼橋二處即札巴陵派撥渡船守候以速軍報

另單稟禦賊於郊設卡堵截宜於土星港城陵磯等處結營編筏嚴為防緝等語誠為不易之論惟用兵之道知彼尤貴知己現在我兵恒怯若設卡僅駐數百或成千之兵則望風先潰徒挫軍威若駐兵數千又募撥有所不及現擬先固省城根本之地然後東陵北水再行量力議堵該縣若有卓見仍望及復陳辦以廣忠益鈐金鈐

江西袁州府稟請可否將楚省防邊兵丁移駐袁郡由據稟深中機宜論湖南之事勢則禦賊當於門外扼袁正所

以保楚論江西之形勢則西而袁瑞東而廣饒均應有重兵防禦此間日日籌維亦思出境剿堵以援鄰封之急惟所撥之兵新募之勇尚俟十日外始可到省而人心搖動紛紛遷徙須先有重兵堅守省垣根本稍固乃可言堵隘出援之事目前實有未遑想該府亦能諒之也現在派人往醴陵瀏陽嚴密查團練並探賊情若有事端差持護稟至袁尚須該府將緊要軍情寫付探卒齎回此聞兵力稍厚庶能赴援亦必視同一家斷不區分畛域

瀏陽稟探聞逆匪竄入江西攻撲省城請迅撥精兵數千馳往防堵由

駐兵太平關扼賊自江入楚之要隘自是上計連日來賊獻策者亦多持此議惟近來兵恒將怯礮聲未近全軍先潰若非有堅不可撼之勁旅駐守其間則望風而逃全省挫威若借各鄉團之聲勢以助我軍容而鼓我士氣則凡鄉中團練僅足以彈壓土匪聞粵匪之名則偃旗閉戶當路者畏而先避有闖者毀而不屈斷不足以資以資本部堂再三籌維與其有防隘之虛名而臨時逃潰不如持守城之定志而根本完固也現在省城中守備粗具調募兵勇次第到城若八千人全到而江省尚未解圍則當以五千人留省而本部堂自帶三千往瀏醴一帶守邊防隘若兵勇單薄守省不足以固基本堵隘不足以資要截徒挫先聲無益實效亦不為也昨札派紳士四人往瀏醴二縣邊境一以哨探軍情一以履勘形勢一以督勸團練亦預為將來大兵前往防邊之計但